



追光·聚光·荣光

——写给足球的一封信书

黄旭升

亲爱的：

一晃三十余载，你始终伴着我的生活一路走来。年少时只顾迎着风奔跑，中年之后才渐渐明白，这份藏在绿茵场上的热爱，不只是一个人的一腔欢喜，更是聚拢同好、传递热爱的一场漫长修行。

初中在养正中学读书，赤土埔那片空地，是我与你结缘的地方。没有规整的草坪，脚下尽是粗糙沙土，我们常常赤着脚在场上疯跑，把所有少年意气都释放在奔跑与拼抢里。盘带、过人、射门，没有人系统指导，全靠反复模仿、自我琢磨。汗水浸透衣衫，脚底磨出厚茧，可那种无拘无束的畅快，至今回想起来依旧鲜活。

1999年，凭着心底这份执念，我牵头组建了罗裳红足球队，定下强身健体、以球会友、推动校园足球的初衷。那时的晋江草根足球，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专业场地，没有统一队服，大家骑着摩托车辗转各个学校的简陋球场，裁判由队员轮流客串。就是在这种朴素的条件下，一群志同道合的球友，自发办起了本地最早的草根足球联赛，把青春与汗水，留在了每一次拼尽全力的奔跑中。

时光匆匆，昔日的追风少年转眼成为中年大叔，可对你的热忱从未降温。三十多年来，球队从最初寥寥十几人的小团体，慢慢凝聚起更多爱好者。我们成立队委会打理日常，运营公众号招兵买马和分享快乐，寻找热心朋友提供支持，一点点完善球队文化体系，让散落各地的足球微光，慢慢聚在一起。

成年人的日子，总被工作与琐事填满，你反倒成了我难得的精神慰藉。无论身份职业、年龄差异，踏上球场，所有人都能放下疲惫。每年欧冠决赛之夜，更是我们多年不变的约定，三五老友小聚闲谈，几碟小菜，一箱啤酒，在熟悉的氛围里重温热爱，任凭外界喧嚣，心中依旧安稳。

亲历中国足球的起起落落，低谷时期也曾心生迷茫，却始终没有彻底失望。看着贵州村超出圈，各地城市联赛火热，再到闯进赛场掀起热潮，我愈发坚信，足球想要走出困境，根基一定在基层，在校园。

如今，晋江的全民足球氛围日渐浓厚。校园足球分学段有序开展，元老杯、五人制争霸赛接连不断，中外球友在足球公园里同台竞技已是常态。我也主动参与赛事组织，走进校园客串教练，带着孩子们练习基本功，只想为本土足球多播撒一点希望的种子。

前段时间世界杯转播权的争议备受热议，流量与话题此起彼伏。可在我看来，真正的足球热爱，从来不在舆论场上，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耕耘之中。在中国足球被无数人吐糟再用吐糟希望渺茫的情景下，没有教练证的董路自筹资金用别人不看好的以赛代训的方法，让中国少年战胜最强拿到小世界杯冠军。12岁的足球小将孟新艺点球一脚定乾坤，绝杀后球场上满满的后空翻，帅爆了，那是少年强则国强的精彩定格。

亲爱的，半生与你相伴，从独自追光到汇聚微光。我始终相信，只要有人默默扎根、持续坚守，点点热爱终会连成星河，照亮中国足球前行的道路，终将成就属于我们自己的足球荣光！

亲情



寻常日子里的小幸福

吕少京

早上起来，我拿起紫砂壶往灶上一放，点着火，一会儿咕嘟咕嘟的声响漫开了。水汽蒙着眼镜片，抬手擦时瞥见窗台那盆蟹爪兰。这是小孙女朵朵上上周踮脚摆的：“爷爷，喝茶抬眼就能看花儿。”小家伙奶声奶气的，越想越觉得可乐。

我活了大半辈子才琢磨透，一家人的好日子，从不是啥大场面，就藏在鸡毛蒜皮里，暖乎乎的。

老伴在厨房忙碌，油星滋滋溅，混着全麦面包焦香。“赶紧倒茶，凉了涩嘴。”她端盘出来，围裙沾着面粉。昨晚包饺子，朵朵学擀皮，面团没擀成样，倒抹得满脸都是，老伴的围裙也没能逃过。

我笑着应一声，壶身温度传到指尖，忽然想起刚结婚那会儿，住土墙楼，晚饭后挤在房屋，15瓦灯泡昏黄。她缝衣我写稿，抬头对视一眼，心里就挺踏实的。

门铃丁零一响，朵朵像小炮弹似的撞开房门：“爷爷！奶奶！”小家伙扑进我怀里，身上带点幼儿园香皂味。她扬着画纸，上面歪歪扭扭画着三个人：“这是我、爷爷、奶奶！老师说家人要永远在一起。”

我把她抱到膝头，她立马伸小手拿茶点，胖乎乎的指甲盖修剪整齐，是老伴昨天特意剪的。老伴端来温牛奶，拿纸巾擦去她嘴角饼干屑。

没一会儿，儿子儿媳拎着水果年货到了。儿子直奔厨房：“妈，您歇着，今天我来。”他厨艺学自老伴，煎鱼放姜去腥味、炒青菜后放盐、细节学得挺像。儿媳坐在我身边翻散文稿：“爸，您写古桥那句‘石板缝藏岁月，流水裹乡愁’，真有感觉。”

我心里熨帖，年轻那时写东西总想露锋芒，现在老了，写身心里眼前景，反倒更能走心。

饭桌上挺热闹，朵朵坐儿童椅自己吃饭，偶尔掉米粒，老伴就耐心捡起。儿子说：“爸，您的征文获奖，祝贺。”我摆摆手，获奖固然开心，但更欣慰爱好能影响家人。儿子从小时候就喜欢写日记，读大学时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评为“优”；朵朵总拿我毛笔涂鸦狗，念叨着“长大要像爷爷写文章、画画”，那认真模样逗得我直乐。

吃完饭，儿子收拾碗筷，儿媳陪老伴看电视，朵朵拉我进书房。她爬上椅子，指着墙上《八骏图》：“爷爷，这马有名字吗？”我把她抱到腿上，指最前面赤红骏马：“这叫‘赤骥’，领头的，四蹄生风多精神。”

朵朵睁圆眼睛：“比幼儿园滑梯还快？”我哈哈大笑：“差不多。这画我花了两天，每天等你爸爸睡着就伏案画。天凉时你奶奶总踮暖手宝，还放苹果块怕我饿。”

我又指下角白马：“这叫‘白义’，画它时总想起你太爷爷。”“太爷爷也会画马？”朵朵歪着脑袋问。“他是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抚摸着画卷，“课余时间我讲伯乐相马的故事，教我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还教我写‘马’字，说要写得刚劲有力，像骏马奔腾。”

朵朵听得入迷，拿起毛笔在废纸上画了个歪扭的“马”字：“爷爷，我要做有志气的小千里马！”我握着她的手一笔一画教写字，阳光洒在画卷与一老一少身上，暖洋洋的。

老伴走进来披外套：“别着凉了，朵朵都快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把她抱进卧室，回来时老伴已泡好热茶：“今天累不累？儿子儿媳孝顺，朵朵懂事，日子越过越舒心。”

案头茶香袅袅，客厅电视声轻轻，卧室传来朵朵均匀的鼾声。一家人守在一起，说说笑笑，就像手里这杯茶，初尝有点淡，细细品来满是醇厚。



今年的端午节，于寻常人家，是艾草飘香、龙舟竞渡的传统佳节；于我家，多了一份独属于少年奔赴中考考场的滚烫期许。

五月初五佳节当日，孩子要返校参加考前答疑，梳理知识、查漏补缺；紧随其后，就是万众瞩目的中考。一时间，满城端午的热闹喧嚣，与少年奔赴考场的沉静笃定相融，成了这个夏天最特别的风景。

临近端午，城市早早浸满了节日的气息。菜场、街边，还有一些卖菜的店里都在售卖新鲜艾草，清晨上班路上，随处可见行人手握青青艾草从容走过，一缕缕清苦草木香随风漫开，温柔又治愈。一束束青翠艾草，是端午最朴素的仪式，拂去燥热，涤净心绪，也为初夏添足了温润的烟火诗意。



多年前，高考结束后的估分，是每个考生必须做的一道“题外题”，也是下步填报志愿必须经过的一个“坎”。分数估得准不准，直接影响填报志愿的精确度。

那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考完后自我感觉良好。几天后，学校组织考生估分填报志愿。

那时不像现在，一科刚考完，标准答案就出来了，考生估分自然准多了。那时的标准答案出来很晚，任课老师们得先自己做题目弄出答案，再让考生估分。

理科估分相对容易一些，毕竟多为计算题；文科主观题太多，估分也就准多了，有的答案老师自己都拿捏不准，没有多少把握。尽管我这个文科班所谓的“尖子生”是在老师重点指导下估分的，但毕竟时隔数日，当初有些答案已经记不清了，却很自以为是，就凭着



公交车的冷风吹干了额头的汗珠，我靠着车窗，昏昏沉沉地闭了眼打起盹来，因为刚刚等这趟车，被太阳晒得有点疲惫了。意识模糊间，一个画面却渐渐清晰起来——也是这般热烘烘的阳光，也是一身的汗，却有一辆牛车，晃悠悠地，从记忆深处缓缓走来。

那是51年前的夏天，我刚刚迈入中学校门，便打起背包去了老家晋江一个公社农场。当时，我的身子骨还很单薄，刚刚开始劳动还不是很适应。那天，场长派我和一个姓许的大哥去公社拉粪水。换作当下的青少年，若听见“粪水”两字，大约要掩鼻皱眉的。可在当年，那粪池里装的哪里是污秽，在农民眼里绝对是个宝。何况能出趟“肥差”，简直是天大的美事——不用在山坡上抡锄头，不用在毒日头底下挑担子，单是想想，就觉得骨头缝里都透出几分舒坦来。

许大哥比我两岁，也早我几个星期到农场，显得十分成熟老练。记得那天他穿一件咖啡色大褂，那身打扮，好像是即将要出海捕鱼的渔民似的。他头上搭条湿毛巾，在那黄牛跟前一站，倒真有几分子把式的气派。我穿件白衬衫，扣子系得规规矩矩，戴着草帽，怎么看都是学生仔的样子。我们挑了头最老实的黄牛套上车，它也不急，慢慢悠悠地走着，脖子下的铃铛“叮当、叮当”

节前的端午氛围格外浓郁，公司贴心发放了端午粽子礼盒，小区物业也为每户业主送上精心准备的端午礼包，一份份善意与温情，装点了平凡的节日。家中各色甜粽咸粽满满一堆。端午早餐，一定要给孩子煮上一枚粽子，愿这满口清甜的端午滋味，拂去备考的疲惫，给他添几分从容笃定，助他以平和心态奔赴考场。

前段时间，孩子所在的培优班也送上了专属端午祝福，赠予每位学子一枚精致的手工毛线粽。浅绿粽身缠着米白棉线，小巧玲珑，还配着一张烫金小卡片，印着讨喜的谐音祝福：一举高“粽”。孩子认认真真抓在了书房门的挂钩上，正对他的卧室门，每天晨起推门第一眼就能看见。我笑着打趣他，少年也信这份讨巧的吉利。他抬手轻轻

拂过细密的毛线纹理，眼神澄澈又坚定，轻声说道：“图个彩头，考好了，再去拜一拜屈原。”世人皆知端午祭屈原，敬的是他心怀家国的赤诚，是他上下求索的执着，是乱世之中坚守本心、不负初心的风骨。千年岁月流转，龙舟岁岁竞渡，粽香年年飘远，屈原身上那份勤勉求索、不负韶华、坚守正道的精神，从未褪色，一直滋养着代代中华少年。

我忽然懂得孩子心底的念想。他挂起的何止是一枚寓意金榜题名的毛线粽，更是一份少年人的敬畏与担当。九年寒窗，晨起暮归，笔耕不辍，题海深耕，无数个日夜的沉淀与坚持，都是日复一日地求索，都悄悄缠进这团棉线粽里。传统端午本就有祈愿顺遂、驱晦纳福的寓意，古人借粽子祭祀祈福，而今我们以一枚手工小粽，寄托少年升学的心愿，古今心意，殊途同归。

艾草束束驱烦忧，粽香袅袅寄期许。愿所有执笔赴考的少年，承先贤求索之风，携九年寒窗之力，心有微光，落笔从容，一举高“粽”，在盛夏交出一份无愧于心的圆满答卷。

名落孙山……落榜后的那段日子，我度日如年，羞愧难当，走路都不敢抬起头来。分析自己估分过高的原因，除了没有完全准确的标准答案外，自己的骄傲、轻狂与漂浮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时值酷暑，正逢“双抢”，我每天起早摸黑，下田帮父母干活，割禾、打谷、薅秧、插田……企望用自己的汗水洗刷高估分数带来的耻辱，用艰辛的劳作减轻父母的负担。开明豁达的父母不仅没有半句责备，还经常开导、安慰我，支持我复读再考；班主任也捎来一封信，要我开学后马上去学校报名插班……

匆匆又是一年。我再度迎战高考，再次估分。有了前车之鉴，我少了许多浮躁，多了几分冷静，尽管估分的方式与套路还是和头年一样，但我力求在“精准”二字上严抠细琢，结果估出的总分数和实际成绩相差不到10分。又一个酷暑即将告别之际，我在村旁田头接洽邮递员送来的一所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泪水混着汗水，滴到牛皮纸信封上……

数十载过去，弹指一挥间。当年高考估分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唏嘘慨叹的同时，更多的是警醒，也是激励……

那年夏日 牛车晃悠悠 倪悦方

地响，像在给这闷热的夏日打着拍子。去时是空车，牛儿走得轻快，我们也大着胆子坐上车沿。相思树在路上投下斑驳的影子，风从田垄上吹来，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我们扯开嗓子唱起了歌，先是那首《知青之歌》：“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唱到后来，又变成了样板戏：“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牛儿听不懂这些，只管低头走路，可它也不傻，专拣树荫底下走，我们就跟着沾了光，悠悠悠悠的，各得其所。

到了公社，已近10点。许大哥去联系，我们就守着牛车。过了一会儿，我们把车拉到公厕边，取下长柄畚斗，一勺一勺地往车上大木桶里装粪水。哎哟喂，那气味确实刺鼻，可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只想着快些装完，好去食堂饱餐一顿。车上那只大木桶装满了，我们便把牛车拉到公社门口棵老龙眼树下。许大哥扯了几把青草扔给黄牛，我们匆忙从井里打水洗了手脚，两个人便急不可耐地往食堂里闯。

那一顿饭，现在想来都觉着香。白花花米饭，炒大白菜，几条小鱼干，还有一碗丝瓜虾皮汤。比起农场里天天喝的地瓜汤，这简直是过年了。我们吃得慢，每一口都咂摸出滋味来，连食堂掌勺的大婶看着都笑了，说我们像是好几天没吃过饱饭了。

作业偷懒，农活耍滑，结果都很惨，让我悔不当初。父亲伸手就是神来之笔，身边的任何物什瞬间就能化为称手兵器，对我一通饱打。和同学闹矛盾，挨老师批评……我回家从不敢吭一声。若有好心人不幸走漏风声，“梅开二度”只是寻常，“烧巴子”“油条”“猪耳朵”“砂礅”等，或扇，或抽，或薙，或跪，父亲都管足管饱。

父亲顶着光头对我作威作福，面对母亲，就黯然失色了。“好男不跟女斗”的借口他都懒得找，训斥我：“要听母亲的话！错的要当对的听，对的要当圣旨领。”我颇有异议，这不是他是一、二是二的风格！只能实锤，怕老婆。父亲对我当头棒喝：“我怕她？那是尊重！你妈可不是一二，是三！三生万物知道不？这家，有她虽鸡飞狗跳，但没她就房倒屋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让她三尺又何妨！”

星辰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这些年，真苦了我的光头父亲。乡下人披星戴月，看天吃饭。父亲一顶光头，自带日月星辰。正因如此吧，他是出名的种地“好把式”。一到农忙，他不仅要忙自己的活，还要忙别人的活。母亲数落他，他摸摸光头：“谁叫咱能呢？”母亲扑哧一笑：“就你能！聪明绝顶。”还别说，父亲的脑瓜子就是灵光，只要看两眼，啥都弄得有模有样。村里的红白喜事，绝对离不开父亲。办大席烦琐，人多活杂，既要统领全局，又要气压全场。父亲光头一矗，你干这，他做那……没一个人敢反驳、挑拨子。

那是父亲的高光时刻，我“子凭父贵”，跟着沾光，在小伙伴间呼风唤雨。

少不谏事，我颇有创意地刮个光头，再用笔画上会意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父亲以为我患上癩疾，颤着手拉过我，仔细瞅。然后，轮到父亲颤抖。父亲骂我好日子过腻了！我不服，光头还关乎日子好坏？很多年后，当我了解了那段历史后，我才懂得，爷爷留给父亲的“成分”和成见，让他不得不以光头示人，为自己壮胆，为未来壮行。

如今，父亲老了，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光头也不再发光。但我仍不敢在他面前造次。在我心灵深处，他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存在。



麦奎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顶着闪亮的光头，气势逼人，不言自威。

父亲话少，却活力十足，常年赤脚，光着黝黑的膀子，一顶光头“画龙点睛”，让人望而生畏。电视里的光头狠人，都无法和他比，本色和演技的天然差距犹如天堑。若是走近一点，这种压迫感愈加触目惊心。那些癣，从光头到四肢和前胸后背，比刺青还入木三分；那浑天成的文身，比古惑仔更恶汉，每令我两股战战，如履薄冰。

我还是年轻了。父亲的光头，比我的记事更早。爷爷去世后，十岁的父亲就承袭“弼马温”职位，在村外的料场看马、添夜草。月黑风高啊！经常有赶路的人，进屋讨个火，或讨杯水。看不清脸，分不出是人是鬼。父亲不怕，一顶光头“佛光普照”。无论老幼，摸黑进屋的路人，都得喊他一声“大爷”。父亲也“嗯”一声，也不说话，有求必应。

说起过去，父亲豪气干云。我惭愧不已，同样的年龄，父亲已被一千人递烟，喊大爷。而我，还怕走夜路，对父亲敢怒不敢言。

有言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我说，光头之下，无处遁形。作业偷懒，农活耍滑，结果都很惨，让我悔不当初。父亲伸手就是神来之笔，身边的任何物什瞬间就能化为称手兵器，对我一通饱打。和同学闹矛盾，挨老师批评……我回家从不敢吭一声。若有好心人不幸走漏风声，“梅开二度”只是寻常，“烧巴子”“油条”“猪耳朵”“砂礅”等，或扇，或抽，或薙，或跪，父亲都管足管饱。

父亲顶着光头对我作威作福，面对母亲，就黯然失色了。“好男不跟女斗”的借口他都懒得找，训斥我：“要听母亲的话！错的要当对的听，对的要当圣旨领。”我颇有异议，这不是他是一、二是二的风格！只能实锤，怕老婆。父亲对我当头棒喝：“我怕她？那是尊重！你妈可不是一二，是三！三生万物知道不？这家，有她虽鸡飞狗跳，但没她就房倒屋塌。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让她三尺又何妨！”

星辰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这些年，真苦了我的光头父亲。乡下人披星戴月，看天吃饭。父亲一顶光头，自带日月星辰。正因如此吧，他是出名的种地“好把式”。一到农忙，他不仅要忙自己的活，还要忙别人的活。母亲数落他，他摸摸光头：“谁叫咱能呢？”母亲扑哧一笑：“就你能！聪明绝顶。”还别说，父亲的脑瓜子就是灵光，只要看两眼，啥都弄得有模有样。村里的红白喜事，绝对离不开父亲。办大席烦琐，人多活杂，既要统领全局，又要气压全场。父亲光头一矗，你干这，他做那……没一个人敢反驳、挑拨子。

那是父亲的高光时刻，我“子凭父贵”，跟着沾光，在小伙伴间呼风唤雨。

少不谏事，我颇有创意地刮个光头，再用笔画上会意的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父亲以为我患上癩疾，颤着手拉过我，仔细瞅。然后，轮到父亲颤抖。父亲骂我好日子过腻了！我不服，光头还关乎日子好坏？很多年后，当我了解了那段历史后，我才懂得，爷爷留给父亲的“成分”和成见，让他不得不以光头示人，为自己壮胆，为未来壮行。

如今，父亲老了，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光头也不再发光。但我仍不敢在他面前造次。在我心灵深处，他永远都是闪闪发光的存在。



画马石

(外二首)

刘衍

青天白日，画马石已静坐了很久
罗隐的神话，仍在罗裳山的风里传递

向石上仰望，那匹马模糊的身影
还嵌在石纹里。飘飞的马鬃
在风雨中，驮着离家的中年

走近看时，一边的正统崖刻透出古意
字字有千钧，映出积善积德的眸光

顿悟，转身。古榕树下
空旷旷的，没有送行，也没有挥手
只有石马被拴住的蹄音
在风中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状元故里

状元的匾额，至今悬着余晖
番客的船票却已封入镜框
御辇街的窗面汤里，泊着
再难漂洋的归望

悠长的市井声，牵动着旧铺号
被南音的潮气浸润——
瓷砖窑火因南洋订单而炽盛
千年燕尾脊下，有人遥想
千年不断的烟火如何飘到远方
偶尔，提供一个被海峡拉长的
读书人的梦境

街灯洒入氤氲的暮色
缆柱松开，船儿揉碎水影
正载着未读完的吴鲁诗章
缓缓靠岸

农耕馆

心中有山水，我们一生的抵达
那些老旧的农具，似乎就是一种呼唤
它们还在劳作，躬身在夕阳里
虚拟的想象里，有我们不知道的
秘密
迷途的目光，好似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
带来一次次灵魂的风暴

流年对事物充满敬畏。静止和涌动互相对接
乡愁的味道逐渐弥漫，一些记忆毫无顾忌
从斑驳的墙壁和物件的缝隙间奔跑出来
像炊烟一样袅袅扬上去，放慢的脚步
在前进的号角中风雨又兼程

与一件蓑衣对视，我好想穿着它隐身在此
体会风雨交加跋涉不止的壮烈
但真实的图像一旦被放映，照耀
伟大的征程，就被刻于历史的不朽丰碑